



關正宗 佛光大學助理教授

歷史學博士，現任教於佛光大學佛教學系，曾於玄奘大學、法鼓佛教學院擔任兼任助理教授。

研究專長於台灣佛教史、近代東亞佛教交涉史、佛教與民間宗教交涉，著有《台灣佛教一百年》、《重讀台灣佛教——戰後台灣佛教（正、續篇）》、《台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》、《台灣佛教史論》、《中國佛教會在台灣—漢傳佛教的延續與開展》、《台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——「皇國佛教」的歷史進程》等專書，以及相關佛教論文集數十篇。

南北朝劉宋來華印度僧人僧伽羅多（生卒年不詳），被形容是「乞食人間宴坐林下，養素幽閑不涉當世。」初來乍到的中國譯經家或弘法僧，不免保有印度托鉢乞食，獨坐山林的「傳統」，而影響所及，亦有華僧相效之，如唐武德年間僧人釋普曠「乞食人間，栖投林塚，二十餘載，剛硬嚴毅，卓犖不群。」

然而佛教「入境隨俗」的腳步並沒有停止，佛教以人為本的「利樂有情」事業，最晚在東晉時期已具體落實，如後趙國主石勒（二七四—三三三）受佛圖澄（二三一—三四八）感化，讓孩子在寺院受教育；曇翼（三二四—四二九）的白米施貧；竺法曠（三二七—四〇二）遊行村里為人治病，且寺院常設悲田院從事貧民救濟事業。也就是說，佛教入華後，無論是慈善、教育、醫療等事業都有相當的表現。因此，當代「人間佛教」與「傳統佛教」究竟何有不同？而所謂「傳統佛教」又指何時代？「傳統佛教」的墮落究於何時？

晚清至民國初年，佛教呈現「山林化」與「經懺化」之現象，導致廟產興學的法難，因此如太虛大師者，呼籲以「人生（間）佛教」對治之。如此看來，「傳統佛教」系指晚清至民國初年此一時期。

唐·懷信所撰的《釋門自鏡錄》，記載隋代「烏鎮利濟寺有僧，師徒二人，俱稱謹厚，託以經懺者日益眾，因致饒裕而吝嗇，不自享用，亦不布施。」這說明，創造中國佛教輝煌成就的唐代，亦有異於主流之外的經懺僧，但終因經懺佛事非時代潮流而載之不詳。然晚清

民國佛教如印光大師所見佛教：「至咸同間，以兵歉迭遭，哲人日稀，國家不暇提倡，庸人濫收徒眾，多有無賴惡人，混入法門，遂至一敗塗地。凡未閱佛經未遇知識之人，見此遊行人間造種種業之僧，便謂僧皆如是，從茲一倡百和，以為佛法無益於國，有害於世，莫不以遂僧占產，改廟為學是務。」

晚清民國以來，僧人素質每況愈下，無賴無知之輩混入佛門，賴佛以生，致使佛教呈現衰敗現象。所謂「中興以人才為本」，沒有人才的佛教，只能唾沫自乾，任人宰割。太虛大師於佛教危急存亡之秋，呼籲以「人生（間）佛教」對治之，實乃處理「傳統佛教」之良策。其先著以辦僧教育為始，即是著重人才之培育也。

民國以來，特別是戰後的台灣，大約在六十年代有一波排除民間信仰混雜於佛寺的運動，使得佛教寺院趨於純粹化。由於清代以降，台灣除了台南開元寺外，幾乎沒有如大陸般的叢林，因此，清代以降的台灣佛教傳統是佛道混雜、齋教大興的時代，清·陳文達在康熙五十九（一七二〇）年所編纂的《台灣縣志·風俗》載：「俗多信佛，延僧道，設齋供，誦經數日，弄鏡破地獄，云為死者作福。」可見佛教僧侶常為喪家作佛事超薦。晚清日本殖民之初成書的《安平縣雜記》說：「台之僧侶，多來自內地，持齋守戒律者甚少。其人有在出家者（？），半系遊手好閑、窮極無聊之輩，為三餐計，非真有心出家也。出家之人不娶妻、不茹（茹）葷，台僧多娶妻、茹（茹）葷者；所行如此，可知其概。……大約台之僧侶，有

持齋、不持齋之分。佛事亦有禪和、香花之別。作禪和者，不能作香花；作香花者，不能作禪和，腔調不同故也。禪和派惟課誦經懺、報鐘鼓而已。香花派則鼓吹喧闐，民間喪葬多用之。」從以上文獻得知，台灣傳統僧侶不是為喪家作佛事超薦，就是課誦經懺、報鐘鼓而已。

日據時代雖有留學日本或受日式佛教影響，其佛學程度亦佳，但是，因襲日僧遺風，漸亦俗化。戰後台灣佛教的改革運動，特別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大批大陸緇素來台，是為掃除清代以來經懺佛教的「傳統」，以及日式佛教入食妻帶的「傳統」而努力。大陸緇素繼承晚清民國以來大陸「人生（間）佛教」的共識，排除經懺薦亡之「鬼神佛教」，讓佛教回歸以人為本的「人間」。其次，鏟除僧侶肉食妻帶的俗化佛教，讓僧侶「由俗轉聖」，回到佛教的最根本傳統。

因此，當代台灣佛教所奠基的人間佛教理念是，在僧眾方面是「以戒為師」、「摒除經懺佛事本位」；在白衣方面則是「佛教生活化」、「佛法生命化」、「佛理活潑化」。而當今人間佛教是以全面實踐為主軸，內寓禪宗「道在平常日用中」的思惟，凡是一切生活的、待人接物的，皆是人間佛教要落實的「道」。

人間佛教應該是去除明末清初以降的佛教「傳統陋習」，如經懺佛事，回歸到「優良傳統」，如慈善事業等活人關懷工作，故人間佛教融和「傳統佛教」，是去蕪存菁、兼容並蓄，所謂「有容乃大」，而成就今日人間佛教的景況。

人間佛教進一步而言，即是佛教現代化的工程，在理論上，則是古義與傳統佛法的當代詮釋；在實踐上，則是適應當代人間生活的各層面觀照。也就是說，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是「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」的調適融和，而未來，人間佛教亦必然伴隨著時代的趨勢與脈動，不斷地「依義不依語」，以佛法根本大義去實踐佛教現代化的工程。



因緣，

是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、因、緣、果、報的聚合，缺一不可。

我這一生弘法，

雖然曾歷經種種的人為障礙，

但只要心為佛教、心行佛事、心存佛法，

縱有磨難，終得撥雲見日，佛光普照。